

東谷隨筆

先壟

宋 永嘉李之彥 著

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禮雖葬與祭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詣墳所半載餘寘其親於荒墟已爲非禮乘祭之後大率與兄弟妻子親戚契交放情遊覽盡歡而歸至節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然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揆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

舉杯酌亦未嘗若孝養有虧卽當收斂酒饌返舍潛自刻責庶幾亦不至大得罪於名教大獲譴於造物余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啓兩句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遂耦其兩句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多慚

壽命福德

願我壽命長常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此語恐未爲的論人之念慮一正則萬善可觸類而通行一善則萬善皆萌蘖於此若必待壽命長而後行一切善則壽命不長一切善必不行矣顏子如之何而造道

耶此兩句猶庶幾如下兩句則有大不然者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則是我獨富足人多窘匱我常得爲人之惠主人皆仰我以周給是誠何心哉余欲改此兩句曰願人福德盛不待我普濟

殺人欠債

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乃是殺人償錢欠債還命

異端

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學排斥異端然朝廷及州縣閒
遇旱澇凶荒非黃冠設醮則浮屠禮懺平日排斥異端
至此則倚杖異端豈吾儒之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簡翰

每見近日簡翰動輒端拜申稟百拜申稟惶懼僭躐九
頓百拜申稟有官君子趨事長官則有狀申劄申如申
縣申州申監司申朝省之類吾輩家尋常書問往來何
必用申字又有所謂加拜申稟尤爲可笑先王制禮無

過不及拜豈可加也哉昔韓昌黎上宰相書只寫再拜
本朝前輩簡翰或再拜或頓首昌黎諸公豈傲世者正
以禮不可過也今之端拜肅拜加拜百拜又有覆帖申
待平交如此事君父當如何其勢必千拜萬拜可也且
如奏疏亦只忱惶忱懼頓首頓首而已何嘗百拜何嘗
九拜吾不知習俗所尙果識誠實耶抑虛僞耶果謙遜
耶抑諂媚耶因有一說往年楊慈湖先生守吾邦嘗作
一書付局兵令急出關未幾遣人追回吏輩將謂書有
錯誤局兵至慈湖取書寘中堂几上焚香再拜畢復付

之蓋謂書中頓首再拜上覆偶遺忘不及拜必拜然後遣若加拜百拜者皆如慈湖用心此等書一日能寫得幾封今簡翰只寫再拜或頓首乃見古人相與之意

物價

物價騰踊甚之甚矣若得人人同心事事節損皆務儉素不尚侈靡則物價亦可漸平室廬惟取容膝則木石等類自不可得而貴衣服惟取蔽體則羅綺文繡自不可得而貴飲食惟取充腹則美味珍品自不可得而貴器具惟取適用則珍奇精巧自不可得而貴以至非泛

不切微末細瑣人家可省則省則物價亦有漸平之理奈何風俗好奢人情好勝競尚華居競服靡衣競嗜珍饌競用美器豪家巨族固宜享用小夫賤隸卒富暴貴豈惟效尤又且過之或先期予人以錢後期取人之物惟欲快吾之用度一聽其邀價之高穹如此則物安得不貴且如有物于此我方以爲僅直十金未幾人急欲得之雖倍其直不靳又爭欲得之更倍其直亦不靳不遏踊貴之流反煽踊貴之焰如此則物安得不貴甚可慮者一日復貴一日一年復貴一年將若之何其勢必

至於此吾故謂不必咎物價之踊貴但當咎風俗之侈靡轉移風俗豈無其道耶又豈無其術耶林野老拙不敢深言

養子

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則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畜以爲憑藉之計亦豈可妄

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迺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挾兔狡而歸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枉作牛馬

招師

招師教子弟正望其成人克紹實非細事不可忽也中產之家師席固不當需索富貴之家何待師席之需索書院中凡百事自當如儀每見富貴者甯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常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

易子弟買書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繳書院缺用
寘之不問氣象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
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
諛主媚而席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
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教導

嘗聞之先人曰昔一士子赴省試甚愜意在京華待榜
因遊僧寺廊廡有鬻相者遂扣之相者曰公骨相寒苦
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不能成名士子不信揭榜果

黜再往問我之終身果何如相者曰以公之骨相豈敢
相許若於功名用心之功莫若種大陰德恐可以回造
化士子歸途心口自語我居窮迫貧濟人利物事安能
爲之何以種陰德徐而思之我平日常假館每見爲師
席者多誤人家子弟我從今只留心教導以此種德後
三年復預計偕赴省復愜意尋寺中相者尙在一揖閒
相者曰公丰神照人定應榮達士子曰我赴省待榜相
者曰高中無疑揭榜果然士子往謝之曰何汝向者拒
我之峻今日許我之確耶相者曰某不記公風采士子

學海類編 卷之七
歷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畱心教人非陰德而何宜造物之默相也余遊湖海四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教尋常白屋之類亦多矣未嘗以其貧富貴賤束修多寡貳吾心此語可以對越但寸名不就身計茫然靜坐反思得非生平五典不飭百行有虧造物特以摧敗困踣罰之耶今年六十有八肢體康健耳目聰明 飲啗自若百病不侵意者教導一節亦有可取造物如壽之耶余不敢自恕但當自警然見近時教蒙童者語孟句讀亦多錯舛教作文只謄公本蔑有新功

誤人子弟甯逃陰譴甚而花街柳陌師生同遊嗜利下流靡所不至甚聞有不孝不悌不友不恭曾未聞一言糾其過徒於小廉曲謹腐爛時文以此稱功盍亦卽赴省士子事思之前輩謂不究心教導所得束修與受贓同此言甚當

勸學文

勸學文曰書中自有黃金屋又曰賣金買書讀讀書買金易自斯言一入于胷中未得志之時已萌貪饕旣得志之後恣其培克惟以金多爲營不以行穢爲辱屢玷

白簡恬然自如雖有清議寘之不卹然司白簡持清議者又未必非若而人也毋怪乎玩視典憲爲具文一切寘廉恥于掃地氣習日勝若根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爲蠹國害民也得非蔽錮於勸學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責貪饕之徒亦不可不歸咎於勸學文有以誤之也

富貴貧賤

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耶人莫急于溫飽靡衣華飾固美矣然補破遮寒其爲溫則一也甘味盛

饌亦佳矣然糲食充飢其爲飽則一也溫飽之餘何必羨富貴哉彼委積愈厚鞭笞愈切鬚髮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器用服飾曷嘗見其厭足爲子計又爲孫計惟恐其不克紹日閒飲膳失期會夜亦不能甘寢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肥甘沈湎乃致疾之媒粉白黛綠皆喪身之具動由順境難禁摧挫少不如意或飲氣嘔血而暴亡素處豢養不禁風霜稍有感觸雖良藥有所不能療貧賤者不如是之脆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或有意外懷璧其罪水火盜賊刑禍戮辱其終必不能

免官爵雖高冰山亦險菹醢烹戮載在史冊者不可枚
數貧賤者不如是之驚危也富貴者勞苦貧賤者清閒
富貴者脆弱貧賤者堅固富貴者驚危貧賤者安泰孰
謂貧賤不如富貴耶吁富貴而傲忽貧賤惑之甚也貧
賤而諂諛富貴惑之尤甚也

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
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以余觀之錢之爲錢
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而構怨稔釁公卿

大夫以之而敗名喪節勞商遠賈以之而捐軀殞命市
井交易以之而鬪毆戮辱乍來乍去倏貧倏富其籠絡
乎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于人多嘗熟視其形模
金旁著兩戈字眞殺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吁錢乎
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
我之不貧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名利

或問殷浩曰將泣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對
曰官本臭腐故將泣官而夢尸財本糞土故將得財而

夢穢世以知言余因喜曰余之不得名利者是造物不以臭腐待我也不以糞土予我也出之於汗穢之途而躋之於清高之境脫之於鄙陋之地而措之於道義之域拜造物之賜多矣世人名利稍不得志輒起怨尤何其蠢哉

朋友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之者友其德也當親密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交友第一義也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

酒饌追隨有無周濟穢言相諛術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撻拂而取疏遠故隨事苟徇而覲親密乘其父子之睚眦卽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鬩牆卽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卽導之不琴不瑟謬引古今眩亂是非指鹿爲馬野鳥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恥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

故舊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世俗薄故舊平日同筆硯同出處
同貧賤同患難相親相愛不啻骨肉一旦得志有若路
人吁犬不忘家燕尋故壘彼既犬燕之不若亦何足責
世人多以富貴忘舊爲憾此特不能理遣耳理遣宜如
何曰譬似當初不相識

藥石

方今藥材鄙賤者且數十倍於前貴細者有數百倍於
前至攜金遶市鋪求之不獲者人孰不知真藥之難得
如此凡設鋪而招人贖僞藥者愚也贖僞藥而覲療病

者愚益甚矣吾輩家何策且如於飲食衣服上加謹古
人首重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平居必節飲食飯後行二十步不用開藥鋪飲食之加
謹者此也急脫急著勝如服藥衣服之加謹者此也或
有疾疚奉行不服藥得中醫之語藥石雖貴未害也最
是孝子慈孫侍奉親庭豈忍坐視其病而不救家有餘
蓄尙可得良劑貧窶所迫將若之何貧者固難得良劑
富者縱得良劑又未必有良醫余因念及此仰而天祝
曰願天下人安樂

好官好人

偶見士大夫壁間碑刻云好官易作好人難作眾咸謂知言余切以爲不然好人何難作之有仁義禮智行之在我孝悌忠信行之在我人皆可爲堯舜途之人亦可爲禹人自不爲之耳乃若欲作好官必鑽刺必營求必俯仰脅肩諂笑懾氣促步惟恐人揮斥其趨事之不周外壞面目內壞心術曾莫之顧求而得者能幾人求而不得者眾也縱求而得所喪已大甚矣作好官之難也

謙遜

常見世人行不肯在人先坐不肯在人上斂衽退縮至再至三謙遜之風良可嘉尙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惟恐或後于人雖骨肉亦疏絕契交反眼不相識當行不先人坐上上人之時亦知謙遜爲美事抑何臨小利害乃樂爲是不謙不遜耶矯情可強也真情不可遏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卽入棺仍禁家人輩未得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盥之儀寘括

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此夷狄禽獸之所不忍爲而世俗皆樂爲之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爲怪不知作俑誰耶

養軍

近年郡家每月逼期旋羅軍糧支散浙右素號沃饒亦如此艱難萬狀蔑裂百端甚而折錢價直峻減又甚而拖欠未卽補償軍人敢怨而不敢言蓋明知皆前太守屢任席卷之罪未可咎今太守不能措辦之過也吁飽目前之欲不顧後來之憂徇一家之謀不恤一郡之害

留之家家未必能保付之子孫子孫未必能久徒貽害如斯其烈也使後之爲守者其果賢耶則背理傷道決有所不敢爲生財足用必無所措手足惟以卽能罷去爲幸殆類范文子使祝宗祈死無及於難其亦可哀也已果不賢耶則衍爲富不仁之政用移東補西之術決江海以救焚火滅而溺至飲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號爲能吏不過如此且幾年養軍今日掣肘物價騰踊民不聊生萬一荒歉羣盜必起諸軍素抱乏糧之怨孰爲可備警急之人其辭甲使鶴禦暴者反爲暴滔滔皆

是也當是時禍必先及於富貴充溢之家不知爲鄉貴
爲巨室亦慮及此否然則慮之當如何積而能散

理學

理學湮汨久矣士子不能講貫考官亦罔聞知蓋今日
之考官卽前日之士子也方用中文字害理者不勝其
多不堪著眼姑卽其一者言之事人體重莫如省試近
年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經魁以敬立而德不孤是說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是則敬義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

無豈得獨指敬耶聖經又豈可減一字耶不知當時爲
知舉爲參詳爲小試官亦曾聞有所謂理學否經魁且
爾一榜可想省試如此他試可知余所謂今日之考官
卽前日之士子是也我朝孝宗皇帝一日與崔敦詩論
文章關世變敦詩曰臣觀見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
便知天下必能中興遂誦一篇 孝廟諦聽 天顏喜
甚又問曰六朝五代之文如何敦詩曰六朝之文破碎
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麤悍遂有草茅崛起之
象上嘉嘆曰卿論得此甚好今日之文義理斷喪其象

學海類編 卷一
當如何有識者可以觀矣

獄訟

余近年歸故里首拜先壟爲不肖姪童其山當時不勝
哀憤亟訪鄉貴求緘一狀投之郡守因見其書院榜示
謂某望卑言輕親故或欲緘狀不敢奉命當今之世得
忍姑且忍求直未必直余遂不啓齒續見有官君子云
某家亦曾訴伐墓木者十八狀追人不出徒重費用余
舍垢飲氣而已近有所聞又爲之驚駭今日囹圄供答
不由于民情可否一聽于吏手往往吏自撰情款一本

令囚人依本書之更不可增損一字真情無所赴懇呼
天神不聞號地祇不聽痛哉痛哉夫獄訟所以平曲直
雪冤枉也今有財者勝無財者負有援者伸無援者屈
豪強得志貧弱銜冤此豈國家之福耶愚願士大夫司
聽斷者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鑑天下何患不太
平

寒暑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簟枕世不多有
縱有之遇流金爍石之時其爲熱自若也方食冷物又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恐生病方食熱物汗淋如雨思之爲人何益于事矧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盛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焚鑊湯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入死途不自知也余觀此境界所以不願有生

茹素

世人以茹素爲齋戒豈知聖賢之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人之每于斗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

茹素謂之齋戒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况在茹素之日事至吾前輒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爲也古語兩句甚好甯可葷口念佛莫將素口罵人

謀利

利者害之對纔謀利卽有害然謀利營生世所不免爲富不仁人所當戒有能於其閒寡願少取殆庶幾焉最是不仁之甚者糶糶一節聚錢運本乘粒米狼戾之時賤價以糶翹首企足俟青黃不接之時貴價以糶其糧也多方折挫以取營其糶也雜糠粃而虧斗斛天生百

穀以存活一世而謀利之徒不欲其豐而幸其歉不喜其飽而願其飢逆天心拂人心以此致富而望縣遠萬萬無此理又有富貴之家積穀以邀價放債以取息開庫以解質與民爭利不一而足方且語人曰吾家支遺願廣不得不如此嗚呼倘用度果不足曷不減損環列之侍姬曷不謹節非泛之費用乃甘爲是狼貪使水火盜賊之災刑禍戮辱之危子孫蕩覆之報不在目前則在他日昭然有不能免者善乎孟子有言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閒

造物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閒日月之運行星辰之纏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閒而閒豈人之所易得哉高爵厚祿清資顯秩班于朝廷列于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顛冥于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弟宅不獲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刻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而然非其本心也對賓客方有築室返利高潔自許之清談入松室

又作搖尾乞憐于時求進之尺櫝囊篋鎖鑰惴惴于手
收支簿書介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
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縱或見之又何嘗識此
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
足道也名曰享富貴其實一俗子孰若安分清閒之野
叟哉故曰身閒則爲富心閒則爲貴又曰不是閒人閒
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貪欲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余
年近七旬盡宜省事樂閒息心退步何必貪欲於受用
無幾之日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余庶幾乎免
矣蓋貪欲二字壞盡世閒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
再作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
恐是顛濟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明越分過求餘殃在
後臥病垂死術數未休幾年勞役一場春夢明珠一百
斛更添百斛也只是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
有眉下開杜少陵云孔邱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
安在哉

身法類編
禱祈

世人不思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惟托緇黃誦經持呪或謂保扶或謂禳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資財者皆可以免禍矣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掛在空中驚鳥雀行住坐臥思量著不如把與窮漢作衣著達哉斯言

科舉

永嘉科舉極狼狽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膽公本只書義終場自有三萬三千餘卷考官例以雷同冗長

視之僅著兩三日已厭惡矣其閒好文字多不及考而謬種之考官亦不能識中才之考官眩惑於卷之多又無所別白加之吏胥作弊不一取士之法於是大壞若得善舉送者申明條制痛革諸弊一人只計一卷庶無負國朝設科之美意

太行山

有一主一僕久行後忽登一山遇豐碑大書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隨後挪揄官人不識字只是安得太行山主吐之僕嘲笑不已主有

怒色僕反謂官人試問此閒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錢一貫與官人若是官人當賞某錢一貫主笑而肯之行至前聞市學讀書聲主曰只就讀書家問遂登其門老儒出接主且述其事老儒笑曰公當賞僕矣此只是僕在側視主曰又卻某之言是主揖老儒退僕請錢卽往沽飲主俟之稍久大不能平復求見老儒詰之將謂公是土居又讀書可證是否何亦如蠢僕之言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瑣末耳教此輩永不識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頗有味今之有真是

非遇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辨

皇清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